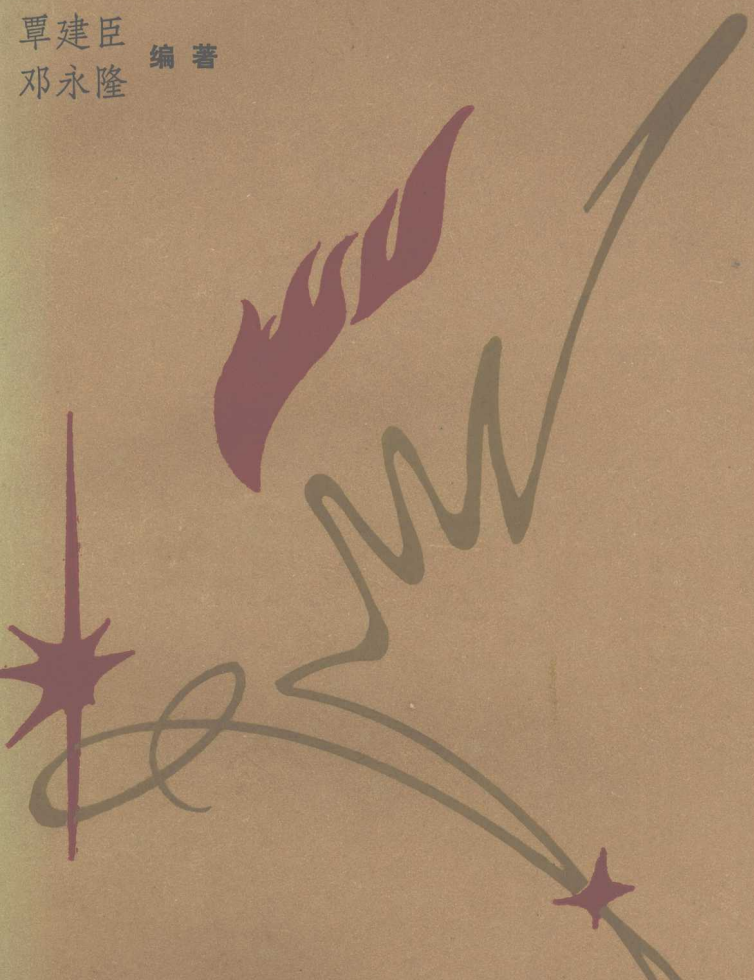


覃建臣
邓永隆

编 著



胆气篇

DAN QI PIAN

花山文库

胆 气 篇

覃建臣 编著
邓永隆

广西民族出版社

胆 气 篇

覃建臣 邓永隆 编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内页印刷 南宁地区印刷厂

封面插页印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32 7.5625. 110 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38·47 定价：0.70 元

目 录

[1]	众人皆醉我独醒
[10]	堂堂正正地死
[19]	为科学献身
[29]	田横五百士
[43]	天堂和地狱的选择
[51]	以身殉法
[54]	改革者的胆略
[64]	非凡的婚姻

[79]	身死不畏吐真言
[86]	北海牧羊
[94]	高贵的头
[104]	渴望而绝不乞求
[111]	忧乐为国
[120]	他心目中的人间上帝
[130]	英雄出少年
[137]	阶级的叛逆者
[147]	刚正不阿 为民请命
[153]	还我宝岛
[161]	自由的旋律
[174]	宁死不辱节

[186]	英雄乐章中的插曲
[196]	舍身变法
[202]	当荣誉变成紧箍咒时
[210]	金钱失去了魅力
[218]	人不可无傲骨
[227]	为了民族的尊严

众人皆醉我独醒

公元前四〇六年，一个阴霾的上午，雅典城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情形。给人以威严和公正印象又使人望而生畏的法庭前，熙熙攘攘的挤满了人群。

法庭还没有放一般人进去，在这时候能进去的是陪审员和五百人会议当值委员会的成员。

这是一个轰动雅典的审判。来听审的人谁都想占据一个好位置。可挤到了门前的，看见塑象一般纹丝不动的持械卫兵的那副凶象，又胆怯地不敢越雷池一步了。于是只好耐着性子等待放行。透过那一张张汗津津的面容，可以使人看出人群中不同的心绪：有兴灾乐祸的，

有心情沉重的，有无可奈何的，有无动于衷的，有麻木不仁的。

法庭里的审判台上，已坐满了法官和陪审员，从他们肃穆而又微露不耐烦的神色中，预示着审判就要开始。

首席法官挺着胸进来了，走到当中他的坐位前坐下后，便以一种挑剔的眼光向陪审员坐席和五百人会议当值委员会席位上望去。果然，让他看出了在这次审判中不该出现的情况。于是，他的脸色一沉，现出恼怒和询问的神情。

当值委员会席位上一个惯于察言观色的瘦官员，以他特有的敏锐，第一个发现了首席法官脸色的变化。出于他特殊的本能，他随着法官的目光向两边看了看，终于发现，留给当时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位子明显地空着。

根据他的经验，立即揣摩出法官的心情，迅速做出了判断。于是，他唯恐他人抢先，就象弹射一样从椅子上蹦起来，衣袋勾住椅子靠背突出的横杠，发出一声布片撕裂的声音，惹得大家都向他看去。他可不顾这些，嗓门一清，面对着法官说：“首席法官先生，苏格拉底先生暂时还没来，希望这事不会影响您的情绪。”

他的话音刚落，一个一脸大胡子的官员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嘴角向下一撇，似乎嘲笑瘦官员似的，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不是暂时，苏格拉底不会来了。”

瘦官员不满地瞥了大胡子官员一眼。

法官不高兴地问道：“为什么？”

“苏格拉底认为，法庭对八名指挥沙尔吉努萨伊群岛海战的民主派将军的判决将一次表决，是违反法律的。他认为要判决的话，就应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对每个人进行单独审判。”大胡子官员哈着腰恭恭敬敬地回答法官的问话。

“唔？这不是五百人会议当值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吗？”法官毫不掩饰他的不满。

“是的，可苏格拉底拒不参加表决，一味坚持他的意见。”

“啊？！”

象捅了马蜂窝一样，法庭里嗡嗡声四起，渐渐地嗡嗡声变成了清晰的诅咒和漫骂。平时道貌岸然彬彬有礼的贵族官员们，暴露出他们凶恶的本性。

“异教徒！”

“叛徒！”

“要单独审判就审判他！”

“我们应该控告他！”

.....

旁听席上，看见陪审席上的骚动，起先是茫然不解，当知道是为什么后，许多人也跟着咒骂起苏格拉底来。一时间，苏格拉底成了众矢之的，对他的诅咒把审判的其他内容都冲淡了。

究竟为什么从贵族到市民，对苏格拉底拒绝参加这次审判的表决如此愤怒呢？而苏格拉底又为什么要违拗众人的意愿，做出与他们大相径庭的举动呢？这得从引起这次轰动全雅典的审判的一场海战说起。

不久前，沙尔吉努萨伊群岛附近，一场激烈的海战正在进行。交战的双方——雅典和斯巴达，各投入了近百艘战船。

茫茫的海面上，箭象飞蝗般飞舞，强有力的投石机发出撕裂人心的声音，把巨大的石块抛向对方。砸在船上的，噼叭叭发出木板暴裂断折的声音；落入海中的，扑通通激起高高的水花。平静的海面涌起阵阵波澜，把船只荡得一起一伏。拼命的追遂，巧妙的迂回，猛烈的攻击，仓惶的败退；呐喊声，哀号声，此起彼

伏。近在咫尺的，短兵相接；远隔数丈的，弩石以对。一艘艘战船翻来搅去，直打得天昏地暗，海水变色。

终于，雅典水军大获全胜。斯巴达方面损失战船七十余艘，而雅典方面仅损失战船十五艘。沸腾的海面平静下来了，雅典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接着开始了收埋牺牲同伴的工作。

可是海水的平静只是暂时的。不多时，太阳隐入云间，微风徐徐吹来，海面皱起细细的水波。不一会，海水开始暗暗涌动起来。转眼间，狂风呼啸，乌云翻滚，天色骤变。强大的飓风使海浪象小山一样。来不及躲避的战船，在浪尖水壑中挣扎。巨大的风浪比海战更可怕，摧毁力更大。遭受一番颠荡之后，二十五艘三列战船倾覆了，船上的水手和士兵全都葬身鱼腹，无一幸免。然而，这似乎还无可指责，因为大自然的威力是人所不能抗拒的。最使生存者不安的是，收埋死难者尸体的工作因风浪而无可奈何地停止了。在当时，这可是一场战争过后最重要最神圣的事情。

一切恢复平静之后，看着海面上漂浮着被摧毁的战船的残骸，海水与沙滩交接处一具具

扭曲的尸体，雅典水军由胜利的喜悦转为哀伤和恐惧，只好把这一切看成是上帝的惩罚。

消息传到雅典，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刚刚为胜利而兴高彩烈，而一下子又被不幸弄得惊愕不解。出于对士兵的崇敬，人们忽略了客观原因，或者根本不愿去考虑它，竟把一切不幸都归咎于指挥这场海战的将军们的失职。死难者家属更为愤怒，强烈谴责将军们没有尽力去完成掩埋死者这一神圣任务。

参战的将军绝大部分属于民主派。当时雅典政权分为两大派：民主派和贵族派。两派在政治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于是趁着这一事件，贵族派利用死难家属的情绪和市民们的抱怨进行大肆煽动，要求法庭对负责指挥战争的八位民主派将军全部判处死刑，从而达到削弱民主派势力和影响的目的。

苏格拉底虽是一个哲学家，但由于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他没能从事件的原因分析去看待这件事，从而反对审判指挥战争的将军们。他同意进行审判，但认为审判的话，就必须按照惯例，对每个人的判决单独表决。

苏格拉底属于贵族派，也曾经激烈地攻击过民主派，那不过是意识上的分歧所导致。在

这件事情上，他没有从派系出发，仅仅因为派别不同，就可不按照法律去审判。可是他这种从公正的立场出发而做出的举动，却被贵族派看做是不能容忍的叛逆行为，他们群起而攻之，有的甚至喊叫要把他置于死地。

当法庭里正为苏格拉底的行为震惊而乱哄哄对他进行大肆攻击谩骂的时候，在法庭里的一个苏格拉底的学生，悄悄出来把消息报告给苏格拉底。此时，他正静静地坐在他的书房里聚精会神地探讨他毕生致力的伦理道德问题。

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他的家人打开了门。那个学生神情紧张步履匆匆地进了书房。苏格拉底象以往一样温和地望着他的学生，以长辈对晚生的慈爱请他坐下。

学生见苏格拉底无事一般，以为他还蒙在鼓里，显得更着急担忧了。他喘息着急切地说：“先生，您还不知道吗？法庭里闹翻了天，他们对您大肆攻击，无情辱骂，并声言要控告您。您看，这该怎么办呢？”说完，他忧郁地看着苏格拉底，焦虑之情溢在脸上。

苏格拉底听完学生的话，脸色变得严峻了。他把目光转到窗外。天空中乌云在疾驰，阴风飒飒，大地上一片秋天的肃杀景象。

略微沉思之后，苏格拉底缓缓说道：“我早就预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可我还是不得不按照我的意志去做，因为我只能用正义和真理去支配我的行动。”

“可不仅是他们，几乎整个雅典的市民都支持他们，难道民众都背离了真理吗？”学生的话语中显而易见地充满了疑虑。

“真理不是以人数来确定的。我相信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的。”

“先生，我不认为您的行为是错误的，但不管怎样，您这样做恐遭不测。他们完全有可能指控您，然后罗列一大堆罪名，把您置于死地。能否识时务一点，做一点让步呢？”学生出于对苏格拉底的爱戴，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的看法。

苏格拉底凝视着他的学生，脸上现出了复杂的表情。学生对他的关心他深为感动，但要自己做出违心的事在他是极不情愿的，而且完全是不可能的。沉吟良久，他坚定地说：“你的心思我知道，谢谢。但我想谁要为法律的公正和正义而斗争，谁就必须不怕任何危险。我愿为真理而斗争。民众的意志并不都是正确的。当民众办事不公正的时候，我也不能明知不对

而辱没真理和他们站在一起。”

一时无话了。书房里显得异常静寂。沉寂中却有一股不屈的气氛凝聚着，而且在不断增长，愈来愈浓厚。学生为自己刚才说的那番话感到惭愧了，他仿佛觉得自己在苏格拉底面前是那么的渺小，就象巍峨的高山比之于一粒沙子。坐在那里他感到十分窘迫。

苏格拉底看出了学生的不安，便宽厚地说：“噢，没什么，正确的行为来自正确的思想，美德来源于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学习吧。”

学生激动地望着苏格拉底，默默地点着头。许久，他如释重负般地抱歉说：“先生，你的话和行动，使我获益不浅，不愧为我的楷模。今后我一定照您所说的那样，悉心学习。再见，先生。”

苏格拉底目送着学生走了。回到书房时他感到书房里隐含着压抑的气氛，沉闷中有一种不祥之事就要发生的预兆。苏格拉底又打开了一扇窗，默默站在窗前沉思了一会儿，嘴角的微笑画出了坚毅的心绪。接着他回到书桌前，又埋头在他的钻研之中……

堂堂正正地死

公元前三九九年，苏格拉底七十岁了。由于一个才华平庸却十分卑鄙的悲剧作家和另外两个人的指控，他被送交法庭审判。罪名是“不敬国家所信奉的神，并另立和宣传其他新神，败坏了青年的思想，在民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

审判之后，苏格拉底被押进了牢房。

沉重的铁门在苏格拉底身后“嘣当”关上了。顿时牢房里黑漆漆一片。苏格拉底从亮处突然陷入黑暗，眼睛一时还没适应，他什么也看不见，便倚靠在门边，默默地站着。

对面一个小小的窗口，透出一尺见方的光亮。那亮光跟牢房里的黑暗顽强地对峙着，无

声地激烈地斗争着。不多时，黑暗被光明击败了，不得不默默地让步了。浓重的黑色在渐渐地消退，牢房里的一切，模模糊糊地呈现在苏格拉底的眼前。

一张简陋的床铺，一套同样简陋的桌椅。似乎看见和感觉出地上的潮气在缓缓地蒸升。修凿得十分粗糙的石头墙，印着一片片灰白色的霉斑，头顶的四个墙角结满了蜘蛛网。牢房中弥漫着凝重、潮湿和郁闷的气息。

苏格拉底平静地扫视了一遍整个牢房，然后缓缓走到桌前，慢慢地坐到椅子上，双手交叉在胸前，象一尊铸象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一双眼睛在窗口透进来的光线的映照下，反射出睿智、坚毅和深邃的光芒。

他的思想还没有完全从法庭的审判中回复过来，此时，他正在回味着法庭对他审判的情形。那可笑而又卑鄙的指控，使他愤怒又轻蔑，法庭的无理和武断，使他痛心又无可奈何，人们的无知和麻木，使他惆怅又茫然。不过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用受审的机会，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淋漓尽致地阐明了他的思想，算是对他们的一次有力的反驳，对民众的又一次教育，对法律的强调公正。